

品鉴

一位甬上学者的十年追寻

——评《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桂尚书

中国的科举制度从隋唐绵延至清末，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科举史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是一块成熟的学术领域。2004年，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的《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一书，以全新的“国家-社会”理论体系来审视明代“国家-科举-社会”之间的关系，赢得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好评。在那本书中，他本来打算专设“家族与科举”一章，后来因为时间与材料的不足而不得不暂时搁置，而这也成为他近十年来心中一直的牵挂，终于在2014年又有了这部《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的《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共分7章，近40万字。所谓明代宁波杨氏，指明代鄞县西杨村、东杨村的以杨守陈、杨守阯、杨守随为代表的镜川杨氏家族。这个家族以“五世十科进士”、“一门三部尚书”而被称为“明代宁波第一家族”。钱教授从纵横两个层面对杨氏家族进行了深度扫描，一是从纵向看家族历史的嬗变，谈杨氏家族的兴衰沉浮及家族特色。二是从横向发散，先后分析杨氏家族的维系、杨氏家族与地方社会、主要家族成员的学术贡献等。书中，浙东学术研究与明代科举研究结合得非常好。

通览全书，我觉得有三个特点不得不提。一是史料丰富，考辨精审。钱教授治史向来喜欢从阅读原始文献开始，注重史料的搜集。在杨氏家族的研究过程中，他更是秉承“一锄头到底”的精神，搜集到了能够找到的全部资料。如天一阁藏四个版本的《镜川杨氏宗谱》，国家图书馆藏杨德周的《玉田田记》，台北故宫藏的《西清阁诗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的《碧川诗选》，天津图书馆藏《甬东诗话》、《金华文征》等，此外，还有众多的其他杨氏家族成员的诗文集等也被他一一搜出。正是因为有了如此丰富的一手材料，才使得这本研究著作显得厚实沉稳。二是其矢志不渝的理论关怀。钱教授关注明代科举与家族之间的关系，仍是在他十年前建构的“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下的推进研究，而将这一理论关怀与宁波杨氏的个案研究相结合，既突出了明代科举研究，又凸显了一个家族的学术贡献与兴衰嬗变。毫无疑问，这本书可以让我们窥见明代“国家-科举-家族”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明代科举与家族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平台。三是在本书中使用了大量的诗词，以诗证史，是不同于其他历史学著作的地方。此外，在创作中钱茂伟教授还深入鄞州区西杨村、东杨村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做了一些口述采访，这是有别于过去传统历史研究中完全依靠文献的新做法。

总之，这部著作将科举家族研究又向前扎实稳妥地推进了一步，也是对钱茂伟教授十年追寻的见证。顺便要提及的是，钱教授主讲的《明代宁波第一家族》四集，已在宁波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

书人茶座

作家“培训”之我见

傅晓慧

作家能否经由培训而获得？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从实践角度来判断的话：作家是绝难被培训出来的。世上一流的作家，尤其是那些名垂青史的文豪，其成名史千姿百态，写作历程也各有传奇，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被时代氛围和生活现实磨砺而成作家的，绝不是被某些“高大上”的专门机构“训练”成作家的。因为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实在太难了！也许我们有能力培训出一天码上万字的娴熟写手，却始终无法令真正的作家由此横空出世。

当然，现在国内外有不少以培养作家为宗旨的写作培训机构。1936年，美国的爱荷华州就创立了第一个设置了学位的创意写作项目，聘请职业作家来执教，形成一种运作模式。我国也有不少学制长短不一的作家训练营、培训班，最著名的就是鲁迅文学院了。实质上，这类教学是文学专业教育的一种补充，性质和大学中文系里的写作课相类。

而著名作家私授写作技艺给学生的情况也存在，甚至在日本等国家还一度成为文学传统。比如以未完成的长篇《金色夜叉》闻名于世的日本作家尾崎红叶就曾招收过一大批文学青年，泉镜花、小栗枫叶、柳川春叶、德田秋声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尤其是泉镜花，后来写出了《高野圣僧》、《汤岛之恋》等佳作，也形成了自己唯美、浪漫、幽幻的文学风格，声名大有盖过其师之势。在欧洲也一样，人们最耳熟能详的例子就是大仲马了。维克多·雨果曾这样评价这对文坛父子：大仲马是天才，而小仲马只能说是人才。可即便只是人才，小仲马的文学才华也不容小觑。用大仲马的话来说：“一生写作了那么多作品，但我最好的作品是我，我的儿子！”那么我国有类似的情况吗？翻开古代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三苏”（苏轼、苏洵、苏辙）暂且不论，毕竟古典诗文的创作和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只就近现代而言，女作家茹志鹃的女儿王安忆女士，如今在海派小说的创作上佳作不断，她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和家庭熏陶一定有关。

总之，将写作作为一种学科进行细部研究可以，可这代替不了一个真正敏感并具有写作天赋的人对时代、人情、世态、风物的感受能力和诠释能力。正是因为个体体验的差异性，我们才能看到无数丰富多彩的水墨作品。若是进行统一培训，统一教授，“作家”岂不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千篇一律，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又怎能具有长久魅力呢？

但笔者的观点也并非等同于“作家培训班可以休矣”。原因很简单，写作需要技巧，技巧可以通过训练获得，并使之熟练化。我们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若能得到恰到好处的指点，还是很有裨益的。苏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语文课本中的一篇课文很能说明这一点。文章讲的是年轻的法国小伙莫泊桑因觉得自己的文章总也写不好，去向大作家福楼拜请教。福楼拜没有传授任何专业技能给他，只直截了当地说：你的功夫还不到家，需要多练习，比如你可以尝试着详细记录每天马车经过门前的情况。于是莫泊桑谨遵师嘱，用心观察，辛勤写作。待他再一次去请教福楼拜时，得到了那位大作家的肯定和赞赏。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好文章人所共赏，但又千差万别。希望提高自己文学创作水平的朋友与希冀寄于专业人士的“传道授业”，我以为还不如找几个同道中人，经常一起聊聊这方面的话题，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彼此的商讨和辩论中总能迸发出更多创造思维的花火，拓展想象力。再加上自己不断拓宽的知识和积累的修养，写出来的作品也能在一种循序渐进的节奏中得到质的提升了。

三味书屋

接通王阳明：此心光明

——读杨东标长篇传记文学《王阳明传》

谢志强

在姿态上，用的是俯视。我认可杨东标的姿态，平视甚至是仰视。作为王阳明的同乡，我时而生出自豪，因为无形之中，王阳明会给我们增加一道光环。但是，我亦时常提醒自己，自豪，但不能狭隘。

通过《王阳明传》，我读出了杨东标“接通”王阳明心灵的努力。他扎扎实实研读了大量遗存的史料，包括王阳明撰写的书信、诗赋、序言、奏疏、公移等，甚至，精装布质的《王阳明全集》，已因不计其数地翻阅而破裂。王阳明如同一座高峰，通向“心学”之峰，攀登的路径崎岖，杨东标没有走捷径。难怪有人见了翻破的《王阳明全集》，发出感叹：现在哪里还有这样读书的？

他长年累月泡在古文的语境里，熏染了古文的气息，于是，表达的语言透出古典的韵味，而且，他仿佛已经“入场”——进入王阳明所处的历史境遇。撰者的灵魂融入了传主的灵魂，这是灵魂在场的写作。在他编的姚剧《王阳明》里，也有类似的唱段，透露出作者和人物“合一”，我视为两个心灵的接通。杨东标把自己的人生感悟投射在王阳明的“心灵”里了。

这部传记在表达上，亦颇有“知行合一”的意味，这同样体现了杨东标“接通”王阳明心灵的方式。知，即呈现王阳明的客观叙事，通过王阳明的经历（足迹）展开情节，塑造其形象；行，即接通，敬畏大师之心便是“行”。作者在叙事时，常常忍不住发些议论和感慨，增加了几分“评”的元素，这是“行”的流露。表达方式上的“知行合一”，为该传记的特点之一。

第二个特点是，杨东标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说书”形式引入传记。在情节组织和展开中，介入的方法较为明显。例如：插叙之后，“让我们回到王阳明来”；现在时转为将来时，“这是后话了”；铺叙时的声明“不能不多说几句”。这使我想到了央视的“百家讲坛”——那是说书的变体。而且他还吸取了戏剧表现的元素，在选取和处理素材过程中无意识地增强戏剧化，即集中情节，融景生情，增加了传记的可读性。

杨东标用文学呈现出了王阳明上下探求“心学”的艰难历程，同时，也写出了他本人探寻王阳明“心学”的过程，这是双重的探求，也是心灵的接通。写传记之前，他曾沿着王阳明生前的足迹，踏遍千山万水。其后，又在典籍中行走，将典籍与实际互为印证。

感谢杨东标，呈现了两个王阳明——姚剧中的王阳明和传记里的王阳明。《王阳明传》出版后，他告诉我：如果再写姚剧《王阳明》，肯定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又是怎样一个王阳明？不过，我知道，他已“接通”了王阳明：此心光明。

（本书列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



杨东标从心灵接通王阳明，采取了文学的两种方式：一次是虚构的戏剧，而且是地方小剧种姚剧；一次是非虚构的传记。他两次涉足王阳明这条汨汨流淌的“河”。

姚剧《王阳明》，曾先后两次跨海公演。2009年1月，其选段在上海、香港等地演出后，1月8日在日本小郡市文化会馆、1月19日在日本柳川市公演，备受欢迎。王阳明本人未曾去过日本，但他的心学很早就流传至日本，其“知行合一”的思想在日本影响深远，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阳明学派。将王阳明奉为“精神偶像”的资深学者松尾正威先生，还将《王阳明》的选段译为日文。

2011年2月，姚剧《王阳明》赴台湾进行文化交流，五场演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同样，王阳明本人也未到过台湾，不过，王阳明可谓无处不在，台湾的山丘、街路、学校、公园被冠以“阳明”者不在少数。

王阳明的心学影响深远，能够引起共鸣，被接受，被接受，可见其超越了民族、政治、文化、地域等界限，王阳明属于中国，属于东方，也属于世界。

所以我对《王阳明传》。在这部传记里，杨东标细致而简练地叙述了师徒之间的对话，传达出心学的要旨，简直像禅宗个案，多有言外之意。它需要参悟。王阳明的得意弟子将其收集整理为《传习录》等诸种著作，传习录表明了师徒的心灵接通。王阳明在儒学、佛学、军事学、教育学等各方面皆有建树，每一扇“门”背后，都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作者由虚构的戏剧转入非虚构的传记，两度“重述”王阳明。他以隔着历史的时空的学子的姿态接近、接通着王阳明。

我读过多种传记，传记作者通常很霸道，表现

“经典文学名著读后感”征文

记着经典的好

邱泓

在较客观的判断力尚未养成或阅读兴趣尚未建立前，闲读杂读乱读也不无裨益。一筷子就插到终生喜欢的菜里是有福，尝尝农家大妈或御厨做的七荤八素，甚至吃过些胃口的菜，也未尝不是幸事。我年轻时，也是各种闲杂书“一气乱读”，当然，多读乱读后，一定会“读不厌精”的。

只是生命就这么长，所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读书越多，要读想读的书反而更多，唯年岁徒增，时间无多，速读历代读书人千淘万漉出来的经典名著的好处便立时显现。

比如，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开篇句“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已成金句，你完全可以借此类句子当哲理来谈。比如《红楼梦》，被研究那么多年，因为其客观性强，史料翔实，赢得后世各种信赖、吃喝玩乐、人情世故、风物掌故，一部“红楼”，容纳万千。

经典名著中的故事，或深或奇或庄或谐，各有意思。你一定知道“看了《西游记》，方知有背景的妖精，都被各路神仙乃至玉帝观音收走了，没背景的，就被孙悟空或其他正义大神打死了”这句话吧。经典名著中的故事往往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现实意义上的延展性。

明天，天明？

——读鲁迅短篇小说《明天》有感

刘雯

明天，是否意味着天明？暗夜在无边的寂静里奔波，是否能如愿的迎接天明？单四嫂子家中的窗缝是否会透进银白色的曙光，照亮宝儿的明天？明天，因为无法预知而焕发无穷魅力；明天，因为无法抵达而遥不可及。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走过一程风雨，一载载岁月？

经典文学名著的力量在于历久弥新。每一个人人生阶段与其都能擦出不一样的思想火花。再次回顾经典，让我思绪飞扬，感触良多。读罢《明天》，在鲁迅先生溢满睿智的字里行间寻觅，浮现脑海的是“寄托”二字。假如，人子然于世，精神家园颓败荒凉，灵魂深处也将黯淡无光。假如，人的精神有了寄托，我们也将甄别深思，汲取积极的正能量。因为，雨果留下名言——寄托有时便是断送。

单一的寄托如同微火摇曳于风中，注定熄灭。正如单四嫂子，宝儿是她唯一的寄托，所有希望的所在。为了不失去这唯一的精神寄托，她抱子求庸医，请王九妈去设法。也难怪惜字如金的鲁迅先生接连五次写：单四嫂子是一个粗笨的女人。当她失去这唯一的精神寄托，她便疯狂地陷入了大空静的漩涡之

荐书

《我的配音生涯》



作者	苏秀
出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期	2014年11月

现在的年轻人看外国电影，偏好原音字幕的版本，认为这样才“原汁原味”。但在20世纪80年代，所有国外引进的电影都会经电影厂下属的译制部门配音后才公映。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一批配音艺术家们用自己的嗓音缔造了中国译制片史上一个金声玉振的时代。他们不仅用语音将很多外国片诠释成为永恒经典，更为观众展示了汉语所独具的韵律和声腔之美。苏秀的这本《我的配音生涯》用从容淡定的文字讲述了那个“好声音”年代里的人和事，并为她那些喜欢自嘲为“带着镣铐跳舞”的同事们画了一幅群像图，也告诉后来者中国电影的配音事业是凭借怎样的努力从拓荒到奠基，并达到曾经的鼎盛辉煌。

声音给人的印象究竟有多深？一翻开《我的配音生涯》，那些熟悉的配音气息便扑面而来。多少年过去了，早已淡忘了电影细节的我们，却能如此自然地穿越三四十年的光阴。记得《追捕》里，精神科医生说：“社丘，你看，多么蓝的天哪！召仓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一直朝前走，不要向两边看，跳吧，跳下去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

回想这些声音，你不得不承认——配音不仅是一项工作，也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它既需要个体天才的发挥，更需要群体默契的合作。然后，那些脍炙人口的配音片段才能被赋予蓬勃的生命力。（推荐书友：章亚芬）

《塔利班》



作者	艾哈迈德·拉希德
出版	重庆出版集团
日期	2014年12月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知道“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这些名词，应该是在美国的9·11事件以后，的确，这些名词成为国际新闻热词一直延续至今，备受关注。艾哈迈德·拉希德的《塔利班》一书也因此在世界各地拥有了广泛的读者群，并登上了《纽约时报》非文学类畅销书冠军宝座。中文版的《塔利班》似乎让读者期待得久了些。

这是一部生动翔实、分析透彻地介绍塔利班发展历史及现实状况的读物，它能让读者清晰而真实地了解并不熟悉的阿富汗及中亚各国地缘政治。该书以反极端主义、反恐怖主义为全书的宗旨，充分展现了作者坚持正义、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的鲜明立场。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塔利班运动的历史；第二部分介绍塔利班的独特性质；第三部分介绍和分析了与阿富汗接壤的中亚各国丰富的油气资源及其对塔利班的影响，可帮助读者全面而正确地认识塔利班。

作者拉希德先生作为10多年一直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地区采访的记者、资深学者，被媒体称为“巴基斯坦最优秀和最勇敢的记者”。《塔利班》透过一个个新闻纪实、深度分析和作者对塔利班政权、阿富汗问题的长期关注研究，解读了神秘塔利班政权的兴衰以及阿富汗政坛的风云变幻、民众疾苦和内忧外患的根源。（推荐书友：励开刚）

《第56号教室的故事》



主编	陈勇
出版	教育科学出版社
日期	2014年8月

雷夫·艾斯奎斯被誉为“美国最有趣、最有影响力的教师”，曾获得美国“总统国家艺术奖”、“全美最佳教师奖”。雷夫从教30年来，一直坚持在洛杉矶市霍伯特小学的第56号教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教育成就。《第56号教室的故事：雷夫老师中国讲演录》一书，完整收录了雷夫老师在中国的讲演全文、答问和对话的精彩内容，还旁及各大媒体的深度报道、一线教师心得等。

当我捧读此书，仿佛走进了第56号教室。它给我的最大启示是，“不管学生怎样，教师必须包容学生，并有足够耐心”。为此，我特别想起雷夫学生曾经给他写过这样的信：“你开车5个小时陪我们去旅行，给我们讲疯狂笑话……”我以为，当下中国的教育正需要像雷夫这样的“好老师”。实际上，我们许多老师的行为恰好与雷夫大相径庭。我们的老师缺乏包容心态和足够耐心，经常用训诫和惩罚代替教育。这种不正常的教育行为不但离“好老师”的称谓渐行渐远，更有损教师形象。此外，一个“好老师”还必须用心研究学生，这是教师基本功。教师只有对学生性格特点、潜能特长了如指掌，教育才会事半功倍。倘若对每个学生“量身定做”教育方案，更能激发他们的潜能特长；一个“好老师”还必须用智慧去改进管理。由于受网络和社会负面影响，当下学生更难教育也是不争事实。正因为难度增加，更需要教师的智慧管理。如果我们永远“高高在上”，缺乏与学生“水乳交融”的本领，改变学生就会落空。

在学校，教师本身就是学生天天在读的“教科书”。《第56号教室的故事》让我认识到，雷夫就是教师每天备课所必需的“参考书”，为了教师这本“教科书”不过时，我们要努力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争做名副其实的“好老师”。（推荐书友：周建国）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